



向技术进军

陈 寔 著

向技术进军

陈 寰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向技術進軍

陳 實 著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716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63,000字 印張：3 9/16 插圖：4幅 印數：1—16,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6）四角

內 容 提 要

本書記述了鞍山鋼鐵公司煉鐵廠工人李鳳恩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成長為技術員的故事。李鳳恩在舊社會受盡壓榨剝削，長到三十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解放後，黨送他到技術學校去學習，找專門的技術員幫助他，幾個月的工夫，他刻苦學習，掌握了複雜的煉鐵技術，成為優秀的技術員。在推廣蘇聯先進經驗和生產上有很大成績。李鳳恩的經歷，生動地體現出黨從工人中培養技術幹部的方針的正確，李鳳恩刻苦鑽研、勇於學習新工作法的精神，是工人學習文化、學習技術的好榜樣。

封面圖：宗 其 香 作

插 圖：洛 丁 作

定价 四角

4754/05

从什麼地方談起好呢？你想，一個在舊社會裏吃過數不清的苦頭的煉鉄工人，解放以後，又學文化，又學技術，一直到做了爐前副總技師，就好像孫悟空翻筋斗，一下子就是十萬八千里。我這半生，經歷過的坡坡坎坎實在不少。談上幾天怕也談不完呢。……好吧，就从高爐談起吧！

從小，我就看熟了這些像宝塔似的高爐。那時候，在我眼睛裏，高爐是一個非常威嚴、神奇的东西，又高又大，好像要冲破天似的。到了傍晚，天暗下來，就可以看見高爐後边半天都是紅的。高爐頂上的斜橋，就像一隻黑色的獅子狗蹲在紅色的雲霧裏。我父親就在这高爐底下做雜活，抬大筐。也許就因为这个緣故，在我的童年生活裏，高爐給我的印象特別深。

我十八歲那年進了煉鉄廠，在这高爐旁边廝守了二十年。我剛進廠的時候，只有三座高爐。二十年間，我看見高爐加多了；也看見高爐停了火，變成了一堆廢鉄；又看見

殘缺不全的高爐修好了，而且從舊式高爐變成了新式高爐。可是，要說對高爐真正有感情，還是解放後這幾年的事，幾乎睡裏夢裏想的都是它。因為我們做了爐子的主人，我們是為自己的國家煉鐵，為建設社會主義煉鐵，為我們美好、幸福的生活煉鐵。

二

很多事情，像在腦子裏生了根，擦不掉。一想起來，就像電影似的，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映出來。

那時候，日本人不許中國人學本事，只許掄大鎚，幹雜活，遞工具，抬東西，幹正經活的都是日本人。我因為有病，這一年只給日本人扫地、打水、買飯、洗飯盒。管理爐子的日本人一走，中國工人趕緊抓這個工夫喘口氣，有的抽煙，有的找個風涼地方打瞌睡。當時在我們工人中間，流行這樣一句話：『不打閒的，不打懶的，專打那個沒長眼的。』意思是說，你一定得學會一套磨洋工的本領，要是光知道傻幹，倒說不定乾挨打。不管你多麼賣力氣，趕上鬼子來的時候，正好你直了一下腰，喘了一口氣，登時棍子棒子都上來了，沒頭沒腦的亂打一頓；哪怕你天天不幹活，甚至睡覺也好，只要遠遠地看見鬼子來了，就裝出拚命幹活的样子，準保沒事。大家熟悉了這一套，就少挨些打。反

正是混一天少一天。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正是秋老虎撒野的天气，悶熱得很。天空像是一塊素淨的藍綢子，連一朵雲花也找不着。太陽照在黑漆漆的高爐上，反射出刺目的光芒。高爐像老牛一樣的大聲喘着氣。瓦斯灰、礦石沫在空中亂飛，沾到流着汗的臉上和光着的膀子上，讓人感到熱刺刺的又癢又疼。

這一天，爐台上特別安靜，我從食堂裏抱了一大堆飯盒回來，看看管理爐子的日本人一個都不見了，我很奇怪，又跑到信號室去，一邁進門坎，就楞住了，屋子裏擠了一羣人，都是日本人，就連爐子上的日本苦力（我們把爐前工都叫做苦力）也在那裏。一個個愁眉苦臉，有的抹眼淚，有的唉聲嘆氣。

『去，去。』看見我進去，一個鬼子一把就把我推了出來。

我站在門外，心裏納悶：『這是怎麼回事呵？從來只看見他們惡眉瞪眼，可沒看見他們哭過，真是怪事。』

我把這事悄悄地告訴了別人，他們也覺察到今天鬼子們的神氣有點不大對勁，心裏也猜着一些。

『大概要完蛋了。』我們悄悄地議論着。一想到這，每個人的心裏就有一股子說不

出的欢喜勁兒，虽然不敢說出來，臉上老是露出笑容。

从那天起，鬼子們不再監督我們幹活了，突然對我們和氣起來，有時候還問：

『你們說，日本人的好？俄國人的好？』

誰都看得出來鬼子要完蛋了。也不知从哪裏得來的消息：紅軍要來了，八路軍和他們一道來。大家還不知道解放軍这个名称，只知道八路軍。八路軍就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給窮人撐腰的。這些消息像一陣風似的飛遍了整個工廠。那幾天，所有中國人的腰都好像直了起來，頭也揚起來了，分外有精神。

過了兩天，還沒什麼動靜，大家有點沉不住气了。一見面就悄悄地問：『有消息沒有？怎麼紅軍老不來？』

早晨，我去上班，一進工廠大門就覺得不大對：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我疑疑惑惑地走到爐台上，冷清清的，人都擠在一堆談論着。原來所有的高爐都停了火。

按規矩，高爐停火，要先把爐子裏的鉄水放乾淨，才能保住爐子不受損傷。可是這回呢，每個爐子都沒有放鉄水就停止送風了，鉄口、渣口也都堵死了。這一來，爐子冷下來，鉄水就凝固在爐子裏。那麼老高的一座爐子，裝了好大一個死鉄塊子，拿也拿不出來，挖也挖不出來，整個爐子就變成一堆廢鉄，一點用处也沒有了。

所有的日本人都離開了高爐。我們等了老半天，才看見那個老是帶着一臉假笑的矮个子屈素雄慢騰騰地走上高爐的扶梯。他是高爐主任，平時威風可大了，大家都怕他。現在好像沒有人再怕他了。他剛一上走橋，大家就一窩蜂似的把他圍住了，你一句、我一句地一邊比一邊講：『這個樣子的不行，要先放出鉄水，我們以後還要煉鉄。這個樣子的不行……』

屈素雄鼻子裏哼了一聲，一臉冷笑，露出兩個黃燦燦的金牙，不由地使人想起一隻呲着牙的狼。他把頭一搖，一隻手使勁在空中一揮，狠狠地說道：

『你們還能煉鉄！看你們出高梁吧！』

『高爐怎麼會出高梁呢？』猛一听，我還沒懂，問了一句。

『你們中國人煉不了鉄！』屈素雄又冷笑了一聲，也一邊比劃一邊講：『你們掌握不了高爐，只好把這些高爐拆掉，騰出地方來種高梁，哈哈……』

『我們能煉鉄，一定能煉鉄。』大家一齐吵嚷着，氣的嘴裏亂罵。

眼睜睜看着紅色的火焰變成了黑色，就像一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活活地被掐死了。可是我們心裏想：日本鬼子滾蛋了，中國人照樣能煉鉄。

苏联紅軍和人民解放軍來了，人們像被压在地下幾千年的石头，一下子見着了太陽，你再形容不出人心有多兴奋。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中國人！』十四年的工夫，我們不敢講這句話。

鞍山的苦難並沒有完，紅軍和解放軍沒住多長時間就走了，跟着來了一批『扒收』大員和強盜軍隊。

穿着美國軍服、扛着美國槍的國民黨兵，耀武揚威地吓唬老百姓，到处要捐要稅。這還不算，他們見什麼要什麼，見雞要雞，見猪要猪，見着女人就要女人。一个小兵就拉了三四个老婆。他們吆吆喝喝，吓的人胆战心驚。小孩子一哭，大人就嚇唬說：『國民黨來了。』小孩子就不敢再哭了。

工廠裏靜悄悄的，老也開不了工。工廠門口倒挺熱鬧，足足有兩里多長的路边上，都擺滿了小攤子。你看吧，賣什麼的都有。从焦炭、鋼材、鉄板、儀器、機器零件，一直到螺絲、木料，样样都是工廠裏的。這是公開的秘密，已經不是什麼稀奇事。大官明目張胆的開条子往外拉鋼材、鉄塊、機器和焦炭，小官就偷零件。小兵看看值錢的都叫

当官的拿去了，就扒屋頂的鉄板和木料。說出來真叫人不相信，我親眼看見一個國民黨的司機把好好的一輛卡車開到溝裏，拆下零件、輪胎去賣。

攤子上的生意真興隆，爭爭吵吵，一会互相罵起來，一会扭成一團，真不像是人的世界。

一年多的工夫，把個鞍山弄得七零八落，比日本人在的時候添了更多的賭場、妓院、白面和嗎啡。

上了年紀的人搖頭嘆息着：『這輩子可完了，好容易盼着日本鬼子垮了台，又來了遭殃的國民黨，真是走了豺狼，來了惡虎，越來越不讓人活了。』就在這個時候，不解共產黨的人們也想起了共產黨的好處。鄰居的老太太常常和我母親叨念：『那些人多好呵，張口老大娘，閉口老大娘，借什麼還什麼，哪像這一羣紅胡子，見什麼要什麼。』

四

一九四八年二月，快過春節的那幾天，天氣特別冷，真是吐口吐沫擰下個冰球。解放軍把鞍山圍得風雨不透，大砲打在对爐山上，槍聲像爆豆一樣，黑天白日的响，一陣比一陣緊。街上壘滿了沙包。

十九日一早，一陣砲声和槍声响过之後，突然安靜下來。父親和住在我家的一個遠房親戚——我們叫他窮老慶的，一定要出去看看。因為好幾天沒弄到吃的，父親說趁着槍声小些，想法弄點吃的回來。

他們剛出去不久，槍声又緊起來，而且越來越近，响了一陣子以後，又沒動靜了。父親一直不回來，全家人心驚肉跳的等着。正在焦急的時候，父親笑吟吟的回来了，窮老慶跟在他後面，挑了一挑子搗豆的紅米飯，這可把大家弄糊塗了。

『毛主席的隊伍回來了。』父親一邊笑一邊說。

『這些飯從哪裏來的？』

『哪裏來的！共產黨給的呀！』父親得意地說。

原來父親和窮老慶走到半路上，槍声就响了起來，槍子兒在耳根底下嗖嗖亂飛，他倆赶快趴下，慢慢地往前爬。爬着爬着，發現路旁有個廁所，他們就鑽進去躲起來。過了一陣子，槍声小了，正想出來，忽然一個國民黨軍官慌慌張張地闖了進來，他倆趕緊往牆角裏一閃，那個國民黨軍官也沒看見。他一進來就手忙腳亂的脫下軍服，換上一件破棉襖，大概是搶來的。這時候，外邊有人說：『剛看見有兩個國民黨軍官在前頭跑，怎麼就剩了一個？』父親一听這話，就知道準是解放軍來了，大概這個傢伙是想換便裝

逃跑，趕忙給窮老慶使了个眼色，兩個人一齐跳出來，一邊一個抓住那個國民黨軍官的膀子，把他拖了出來。

『這還有一個，老總。』他倆一齐喊。

『謝謝老大爺。』解放軍同志把俘虜拉過去，指着路旁一挑子飯說：『老大爺，你們把它拿去吃吧！是國民黨剛做好的。沒來得及吃，看，還冒熱氣呢。』解放軍同志又去追國民黨兵了，他倆就把飯挑回來。

父親講完這件事，又補了一句：『真高興，我也抓了个國民黨！』

五

从鞍山到遼东半島一帶的地方都解放了。可是，工廠經過國民黨的多次搶劫和破壞，已經是一片荒涼。人們提起來都搖頭嘆息說：『看样子，一時恢復不了。』

遼东一帶開始了土地改革運動，父親決定帶着我的母親和兩個妹妹回老家去分地。

臨走的時候，大家都很興奮。父親說：『孩子，別忘了，我当初是被地主趕出來的。做夢也沒有想到，二十年後，共產黨來了我才能出這口氣，無論如何我要回去。叫那些惡人看看，李連昆又回來了。』

說起來，話又長了，我常听父親告訴我，他是怎樣來到鞍山的。

我們祖上好幾代，一直住在遼東的一個山凹裏。那裏歸海城縣管，是一片丘陵地。一眼望去，都是連綿不斷的山崗，山凹裏散佈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村莊。

在我的記憶裏，印象最深的是我家房子後面那一帶小山。山上有很多柞樹，春天一到，就有有人在樹上放蚕。還有很多蘋果樹、老杏樹和一些古里古怪的老松樹。冬天，我老是在這些樹底下逮鳥，夏天就在這裏逮螞蟥。

山這邊是頭道溝，山那邊是英守溝，兩條溝都住滿了人家，大部分姓李，據說都是本家。多少年來就有這麼一種說法，頭道溝是窮溝，英守溝是富溝。因為住在英守溝的都是地主，附近幾條溝的土地大部分是他們的。頭道溝的人呢？幾乎世世代代都給英守溝的地主們扛活。一年到頭，不是少吃，就是沒穿，一身上下老是破破爛爛的。

我就出生在這條窮溝裏。祖父從十來歲就給地主李連順扛活，父親也從十來歲就給李連順扛活。

那一年，缺雨。李連順藉口天旱，辭退了爺爺。一算賬，把爺爺嚇了一大跳。他的賬是這樣算的：每年年初發給的糧食，要月月拿利息。這樣年復一年，利上加利，驢打滾，不但好多年的活都算白幹了，還欠了他一大筆債。

爺爺無論如何不答应还这筆債，事实上也沒有力量还。

李連順使人出來調停，要爺爺把兩間小房子和自己開的二畝半地一齐給他。

誰都看得出李連順玩的是什麼鬼把戲，因为那二畝半地正靠近李連順的果樹園，他老早就想擴大那个果樹園，這兩間小房子正好給看園子的人住。

爺爺不吃不睡，像一尊泥菩薩一样，發了幾天呆，一句話也不說。

一天傍晚，爺爺走到李連順家，对李連順說：『我不走了，白吃飯白幹活總行吧？』这一夜，爺爺沒有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在山後的井裏打水，發現井裏浮着一个人，慌忙喊了人來，七手八脚地打撈上來一看：

『这不是李玉庫嗎？怎麼掉到井裏了？』

大家忙着找人給我家送信。

父親听了不信：『不会吧，我昨天在山坡上看見他往李連順家去了，怎麼会隔了兩条山掉到井裏去了？』一边說一边跑。

跑到井边上一看，不是爺爺是哪个好？肚子癰癰的，一點水也沒有。明明是先弄死了丟到井裏的。

奶奶、父親和一大羣人去找李連順。問他為什麼害死爺爺？李連順一口咬定不知道，把人們罵了出來。

村裏人氣不忍，七拼八湊地弄了一點路費，幫奶奶和父親到海城縣去告狀。

進了衙門，一開堂，李連順和縣官並排坐着呢！不容分說，就判了個誣告。把奶奶和父親一起關了起來。

李連順的狗腿子又出來假裝好人，從中說合了，做人情把奶奶放出來，硬逼着奶奶寫狀子，承認是誣告，說李玉庫是自己跳井死的，与李連順不相干。又威脅說：『你不寫，就叫你的兒子死在監獄裏。』

奶奶一想，窮人門不過有錢的，丈夫死了，不能再把兒子送進去。寫吧，就說李玉庫是自己跳井死的。

父親出來了，一家人被赶出了小房子，沒吃沒住，分得五零七散，奶奶跟了叔叔去，父親是這混幾天，那混幾天，最後到鞍山找我舅舅，舅舅托人把父親介紹到煉鐵廠當雜工，一直抬了二十年大筐。冤枉和仇恨也在肚子裏藏了二十年。

六